

第三卷 竊館穀豪家延損友 撞金鐘門客造奸謀

詩曰：

自古薰蕕不同器，物以群分方以類。

君子必與君子交，小人還與小人聚。

卻說太守柳公是個清正的人，賴本初祇管把俗事去纏他，始初減不過情面，勉強聽了幾件，後來纏得不耐煩了，被他怠慢了兩次，連本初自己也覺厭了。因想：「薦館乃斯文一道，不算俗事，若求他薦得個好館，賺些館穀，也強似出入公門。」籌劃已定，遂於送節禮之時，把這話懇求柳公。誰想柳公聽了，又甚不喜。你道柳公為甚不喜？原來，秀才求官府薦館已成惡套，往往先自訪得個殷實富戶，指名求薦。官府便發個名帖去致意，那富戶人家見是官府薦來的，恐怕不好相處，不敢聘請，卻又難違官府之命，祇得白白把幾十金送與這秀才，以當館穀，宛轉辭謝。此風既慣，官府初尚發帖婉致，後竟出牌硬著。富戶中有倔強的，或回稱家中並無子侄，不要延師；或回稱子侄年幼，不能就學；或回稱已有先生在家；或回稱不願子侄讀書；或回稱這秀才與我有隙，借此索詐。如此這般回稟，遂把薦館又弄做一件最可厭的事了。當日，柳公深知此弊，因即對賴本初道：「刺史非薦館之人，薦館非官長之事，此言再也休提。」本初抱慚而退。

柳公既淡白了本初去，心中到念著梁生，想道：「他兄弟二人，一個竟是非公不至的澹臺滅明；一個卻如魚中陽嬌迎綸吸餌，何人品之不同如此？祇因看了這日來纏的，越覺那不來的有品了。」一日，又有一個秀才來送禮謁見，那人姓樂名雲，字生棟，是本州一個富家子弟，也是用薦書入泮的。柳公與他敘話間，曉得他家西席尚虛，因便把梁生薦與他道：「你學識未充，不可無明師良友之助。本州學生梁棟材是個佳士，何不去請教他？」樂雲鞠躬領命。正是：

求薦不薦，不求友薦。既說不薦，忽然又薦。邑中另有高才，堂上自具別眼。

樂雲領了柳公言語，回到家中，便與一個慣幫閑的門客時伯喜商議道：「我久聞梁棟材的名字，今又蒙太守相薦，便請他來做個相資朋友也好。但他是個孝廉公子，又在盛名之下，不知可肯出來處館？」時伯喜道：「這不難，大官人可寫個名帖付我，待我先到他家致意探他，若肯相就，然後致聘便了。」樂雲大喜，便寫帖付與，教他速去拜望了回報。伯喜領命而去。原來，這時伯喜乃樂家最用事的幫閑門客，性極奸貪。樂雲卻信任他，每事必和他商議。向有一篇二十回頭的口號，單笑那幫閑的，道是：

幫閑的要走通腳頭，先要尋個薦頭。初時伺候門頭，後來出入齋頭。設事要來騙飯喫，討個由頭。撥著兩個肩頭，看著人的眉頭，說話到忌諱處，縮了舌頭。酒席上慣坐橫頭，喫下飯祇略動些和頭。大老官忘了酒令，他便提頭，大老官有罰酒，他便做個寄酒戶頭。與大老官猜枚，詐輸幾個拳頭，席散要去，討個蠟燭頭。若要住夜，趁別人的被頭。陪大老官閑走，他隨在後頭，與大老官下棋，讓幾著棋頭。大老官賭錢，捉個飛來頭，大老官成交易，做個中人頭。托他買東西，落些厘戥頭，託他兌銀子，落些天平頭。託他與家人算賬，大家侵匿些賬頭。總之，祇幫得個興頭。若是大老官窮了，他便在門前走過，也不回頭。

話說的幫閑之輩，大人家原少他不得。難道都是這般賤相？其中原有好歹不同，若論歹的，逞其奸貪伎倆，設局哄騙大老官，莫說這二十四頭，就比強盜也還更進一頭。若是好的，他每事在大老官面前說幾句好話，這些大老官往往有親友忠告善道說他不聽的事，卻被幫閑的於有意無意之間，三言兩語，他倒伏伏的聽了。這等看來，幫閑的也盡會幫人幹得幾件好事。莫笑他這二十四頭，卻到也頭頭是道。

閑話休提。且說時伯喜當日拿了樂雲的致意帖，自己也寫了個「眷晚生」的名帖，徑到梁家來拜望，卻值梁生不在家中。原來，梁生因父病未痊，那日要出外問卜，喚梁忠隨著去了。祇有賴本初在家，當下便出來與時伯喜相見，叩其來意。伯喜將柳公稱薦梁生，樂雲託他致意的話備細說了。本初想道：「我本求柳公薦我，想不到薦了他。」因便心生一計，對伯喜道：「舍弟蒙樂兄錯愛，又承老丈賜顧，足感盛情。今偶他出，有失到展。歸時，當商酌奉覆。」伯喜道：「在下祇道先生就是用之先生，原來卻是用之先生的令兄，不敢動問名號。」本初道：「賤名梓材，賤字作之。」伯喜道：「適間不曾另具得一個賤刺來奉拜，深為有罪。令弟回府千乞鼎言，在下明日來專拜先生，便討回音也。」本初便道：「不勞尊駕再來，明日學生當造宅拜覆，請問尊居在何處？」伯喜道：「舍下祇在郡治之西一條小巷內，但怎敢勞動臺駕？還是在下來候教便了。」說罷起身，告辭而去。

少頃，梁生回家，本初把這話與他說知。梁生沉吟道：「父親有病，小弟正要侍奉湯藥，如何出去處得館？」本初便道：「我看起來這館原不是賢弟處的，那樂兄既慕賢弟之名，又奉柳公之命，便該親來拜謁，如何祇遣門客代來？這就是不敬了。此等膏粱子弟難作緣，不如決意回了他罷。」梁生道：「說得有理，明日待我去答拜那姓時的，即便回他。」本初道：「樂生棟既不自來，賢弟亦何必親去？今日那姓時的，原祇見得我，明日也待我替你去走一遭罷了。」梁生道：「如此最好。」便寫個致意回帖，並答拜的帖，付與本初。

次日清晨，本初取了二帖，又暗寫自己一個名帖，藏在身邊，也不喚人跟隨，徑自往郡西小巷內尋問時家。恰好在巷口遇見了時伯喜，揖讓到家中。敘禮畢，伯喜看了拜帖說道：「在下今日正要造宅，候領回音，如何反勞大先生先施？昨所云，未知令弟尊意若何？」本初道：「舍弟因家君有恙，奉侍湯藥，不便出門，特託學生來奉覆，別有計較。」伯喜道：「家事從長，既有大先生在宅，尊大人處可以侍奉，令弟便出門也不妨。」本初道：「雖云舍弟，實是內弟。學生本姓賴，因人贅梁家，故姓了梁，其實內父止有內弟一子，所以不要他輕離左右。內弟若來就館，恐違父命，若不就，是又恐負了樂兄盛情，並虛了郡尊雅意。今有一個兩全之策在此。」伯喜道：「請問有甚兩全之策？」本初道：「內弟之意欲轉薦學生相代，學生算來到有幾件相宜處，一來內弟自幼嬌養，從未出外處館，不若學生老成，處館得慣，就是如今在內父家中與內弟相資，也算處館；二來內弟如今縱使勉強應承，卻因內父有病常要歸家看視，不若學生無內顧之憂，可以久坐；三來樂兄見愛內弟，不過要請教他文字，今他的文字都有在學生處，況學生若就館之後，內弟亦可時常到館中來，是樂兄請了一個先生，卻就不請了兩個先生回來？樂兄若請了別人，恐拂了柳公之命，今曉得就請了梁某的弟兄，柳公也自然歡喜。」伯喜道：「這都見教得極是，少刻便當把這話面致樂大官人。」本初攔手稱謝，起身告辭。臨別，又執著伯喜的手，低低囑咐道：「此事全賴老丈大力，學生是貧士，不比內弟無藉於館，若得玉成，不敢忘報。」

酬。」伯喜聽說，滿臉堆笑道：「說那裏話？既承見教，自當效力，明日造府答拜便來奉覆。」本初道：「不勞尊駕答拜，學生在梁家也祇算客邊，且待就館後，尊駕竟過館中一談可也。明日學生再當到宅來候回音。」伯喜領諾。

本初回到家中，在梁生面前並不說起，至明日，又私往時家去了。本初纔出門，在門首遇見了，迎著笑道：「已有回音，正要來奉覆。」本初忙問：「如何？」伯喜請本初入內坐定，說道：「昨日別後，就往樂大官人處細述先生所言，樂大官人初時還有些疑惑，是在下再三攛掇，方纔依允，約定明日來送聘也。」本初大喜，極口稱謝而別。回來對梁生說道：「今日我在路上遇見了那時伯喜，他說樂生棟因你不就他的館，又要求聘我，你道可該應他麼？」梁生道：「兄與弟不同，盡可去得。」本初假意躊躇道：「岳父有病，我亦當盡半子之職，侍奉左右，豈可忽然便去？況向與賢弟朝夕追隨，也不忍一日疏闊。」梁生道：「這不妨，館地祇在本地，又不遠出，且晚歸家，原可常常相聚。」本初道：「既是賢弟如此說時，明日他來送聘，我祇得受了。」

次日，樂雲果然使人送聘來，帖開聘儀三兩。又有兩副請啟：一請本初赴館；一請梁生赴宴。本初便問梁生道：「他請賢弟喫酒，可去麼？」梁生道：「我既不就他的館，怎好去喫他的酒，辭了罷！」本初即替梁生寫了個辭帖，並自己回帖，打發來人去了，便袖了這三兩聘儀，潛地到時家，送與伯喜說道：「這個權表薄意，待節中束儀到手，再當重酬。」伯喜道：「將來正要相處，盡可互相周旋，彼此照顧，何必拘此俗套，這個決不敢領。」本初再三推與他，伯喜假意辭了一回，便從直受了。看官，聽說先生處館，原是雅事，賴本初卻用這等陰謀詭計，好似軍情機密一般，又極卑污苟賤。有一篇笑薦館的文字說得好。其文曰：

師道之尊無對，儒行之貴居多。雖不必貧賤驕人，使東家畏其已甚，亦必待童蒙求我，庶西席不至卑污。慨自先生之賤，由於不肖之夫。失館比於喪家，不惜屈身而就；謀館猶之奪地，務要極力而圖。探得主人勢利，便討個大字帖來薦薦；若問先生著作，隨寫篇小題文去賸賸。甚至鑽及內戚，問及家奴，央及門客，託及媒婆。愧盡先生體面，成甚師長規模，不思陋巷簞瓢，在家盡堪自適。閑雲野鶴，何天不可婆娑。況乎號曰「文宗」，品望奚似；稱為夫子，身分若何？如但哀其窮收之已爾，豈日重其道事之云乎？必也，若有莘應商王之聘，南陽邀先主之過，三徵乃至，再速始乎。然後絳帳懸而觀瞻震悚，青氈坐而道范巍峨。拜宣尼於泗水，尊子夏於西河。開文中子之函丈，收季常氏之生徒。琴瑟在前，館人弗敢漫問乎？業屢牆木，勿壞沈猶，不得輕累以負芻。歎息此風之已邈，徒傷挽近之流波。

賴本初自到館之後，一味逢迎樂雲之意，賓主甚是相得。凡有慶吊詩文，樂雲意欲求梁生做的，託本初去轉求，本初便暗自胡謔幾句，祇說是梁生所作。樂雲於文墨裏邊原不甚通曉，那知是假是真？或送些潤筆之資，都是本初袖了。樂雲常要具帖往拜梁生，本初恐梁生與樂雲相知了，出了他的丑，便私對時伯喜道：「內弟為人頗性傲，就是前日承老丈光顧了，他也不肯自來答拜。今樂兄若去拜他，他或者竟置之不答，到在學生面上不好看。」伯喜聽說便止住了樂雲，不要他到梁家去。梁生一來因父病不敢暫離，二來見樂雲不去拜他，便也不肯先來。自此，不但樂雲不曾與梁生見面，連時伯喜也從不曾認得梁生。正是：

關不帶俏，恐分其好。

釘住鬼門，小人訣竅。

賴本初在樂家，不過筆札效勞，原沒甚館課。大約文事少，俗事多。本初卻偏喜與聞他家的俗事。當初，樂雲祇信得一個時伯喜，如今又添了一個賴本初，凡是他兩個的言語，無有不聽。本初便與伯喜串通，一應田房交易，大家分些中物後手。或遇詞訟，本初又去包攬說合，打發公差，於中取利。不勾幾時，囊中有物了。你道他前日投奔族叔賴二老的時節，若非梁家提拔，那有今日？他卻不知感恩，反怕人知其底裏。

一日，正在館中坐地，祇見一個青衣小後生走來唱喏道：「賴官人還認得我麼？」本初看時，原來卻是梁家的舊仆愛童。因驚問道：「你如何在此？」愛童道：「小人自梁家出來之後，便央喚時伯喜官人引到這裏樂大相公處投靠的。」本初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一向怎不見你？」愛童道：「向奉主命在鄉間討賬，故不曾來拜見官人，今喜得官人在此坐館，乞在主人面前添些好活，照顧則個。」本初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因又問：「你今叫甚名字？」愛童道：「小人本姓鍾，如今官名叫做鍾愛。」說罷自去了。本初想道：「我的底蘊都在此人肚裏，他若住此，於我不便，須設法弄他去。」正是：

曾做梁家子，曾受梁家恩。

怕提梁家事，厭見梁家人。

過了一日，便私對樂雲道：「尊使鍾愛原係內父家舊仆，因偷盜了東西，逐出去的。前日，伯喜兄不知其故，所以引他到府上投靠，若據愚意，此人不可收用。」樂雲聽了這話，隨即寫下一隻革條，貼出門上道：

本宅逐出家奴鍾愛，不許復入。

鍾愛祇道本初思念舊情，在新家主面前照顧他一分，誰想到被攛唆逐出。他恨了這口氣，也不再投靠人家，竟往別處投軍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賴本初在樂家鬼混了幾時，已積得許多銀子，家中又不要他盤費，妻子瑩波又得了寶氏若干嫁資，又自做些針指，頗有私蓄。常言道：「手頭肥，腳頭活。」本初暗想：「我既有資本，盡可自去成家立業，何必更依附他人？」於是，便有脫離梁家之意。此時，梁孝廉臥病不痊，日事醫禱，家業漸替，僮仆亦漸散，止留得梁忠老夫婦兩個。本初見這光景，一發要緊遷移開去，私與妻子商議。看官，你道瑩波若是個有良心的，便該念及母舅與舅姆，就是你夫妻兩個的義父、義母。當初，撫養婚配，恩誼不薄，今日豈有忽然便去之理？況義父現病在床，義母亦已年老，即使要去，也須奉侍二老者天年之後，喪終服闋，然後從容而去，亦未為遲。如何一旦便要分離，難道梁家如今蕭索了，就過了你窮氣不成？瑩波若把這幾句情理的話說出來，也不怕丈夫不聽，誰想他卻與丈夫是一樣忍心害理的。當下，見丈夫商量要去，便道：「你所見極是，今若不去，他家日用不支，必要累及我們貼助。俗語說得好：帖他不發跡，落得自家窮。不若急急遷移開去為妙。」本初聽說，大喜道：「我一向要去，祇怕你心裏有些留戀，不料你與我這般志同道合，但今且莫說破，等我停當了去處，那時竟去便了。」計議已定，便去尋問房屋。恰好樂家有幾間空下來的租房，本初遂對樂雲說，要借來暫住。樂雲許允。本初便暗地置買家夥什物，件件完備。忽一日，同著妻子辭別了梁孝廉、寶氏與梁生，便要起身。寶氏見瑩波忽地要去，潸然淚下，依依不舍。梁生也因與本初相處已久，今日留他不住，甚覺慘然。偏是本初與瑩波略無依戀之情，收拾了房中細軟，一棒鑼聲，竟去了。正是：

昔年異姓稱兄弟，今日無端束裝去。

谷風習習可勝嗟，恐懼惟予安樂棄。

梁孝廉病中見本初夫婦去得不情，未免心中悲憤，病勢因愈沉重，看看不起。臨危時對寶氏說道：「瑩波甥女、本初外甥，我已恩養婚配，今他雖舍我而去，然我心已盡，不負房家姊丈臨終之託，亦可慰賴家襟丈地下之心，我今便死，更無牽掛。但我止生一子，不曾在眼裏聘娶得一房媳婦，甚是放心不下。我死之後，莫待孩兒服滿，如有差不多的姻事，不妨乘喪納聘。」又囑梁生道：「汝當以宗祀為重，切勿再像從前遲疑擇配，致誤百年大事。」言訖，瞑目而逝。寶氏與梁生放聲大哭了一場。勉強支持喪事，一面訃報親友。賴本初與瑩波直至入殮之時，方來一送。纔殮過了，瑩波便先要回去。寶氏欲留他作伴幾日，瑩波祇推家中沒人，乘間裏竟自上轎去了。寶氏著惱，因在本初面前發話說：「他不但是女兒，若論你是義子，他也算是媳婦，難道在此守喪也守不得一日？好生沒禮！」本初聽了，竟不替妻子陪話，反拂然不樂。梁生與他商議喪事，問他喪牌上如何寫，本初恐怕把他梁梓材的名字一樣寫在上，要他分任喪中之費，便說道：「這自然該老舅獨自出名，若把我名字續貂於後，反覺不必。」梁生會其意，凡喪牌、喪帖，祇將自己出名。治喪之日，本初祇在幕外答拜，喪中所費一毫不管。至七七將終，方寫個「總麻贅婿」的帖兒，送奠金三兩。梁生欲待不受，恐他疑是嫌少，乃受了奠金，璧還原帖，說道：「至親無文，用不著這客套。」正是：

本初原是舊本初，昔日何親今日疏？
堪歎負心滿天地，教人詳味絕交書。

七終之後，寶氏依丈夫臨終之命，急欲為梁生議婚。誰想，人情勢利，當初問了梁神童之命，祇道他取青紫如拾芥，後來見他兩次科舉都不去應試，便覺失望。況當初還重他是孝廉公子，又是太守敬愛的。今孝廉已沒，太守柳公此時亦已解任而去，一發看得無味了。正是：此一時，彼一時。昔年議婚，憑你揀來揀去，千不中，萬不中，卻偏有說親的填門而至。到如今，莫說你不肯將就，便是你肯胡亂通融，人卻倒來嫌你。那些做媒的，影也不上門來了。寶氏見這般世態，心中憂惱，染成一病，醫禱無效，臥床不起。時當埋怨孩兒，一向艱於擇配，錯過了多少好親事。又想：「當年若竟把養女瑩波做了媳婦，他今未必待我這般冷落。」梁生伏在床前，再三寬慰，爭奈老人家病中往往把舊事關心，每提起賴家夫婦負義忘恩，便扶床而歎，追悔昔日收養假子、假女，總沒相幹。又復自疑自解道：「若論別人的肉，果然貼不上自身的，但我原不曾收養陌生人，一個是丈夫面上來的瓜葛，一個是我面上來的姻親。一個總不算女兒，也是甥女兼為甥婦；一個縱不算兒子，也是甥婿兼為外甥，不當便把我等疏遠。」自此，常常歎歎恨恨。到得病已臨危，卻又想念瑩波，要接他來見一面。不料瑩波向因寶氏發作了他，心懷嫌怨，不來問病。今去接他，祇推身子有恙，不能出門，竟不肯來。寶氏長歎一聲，滿眼流淚而逝。正是：

臨死淒涼徒自受，半生心力為人勞。

梁生哀痛之極，哭得發昏，虧梁忠夫婦救醒。入殮治喪，瑩波都託病不來。賴本初也直至入殮以後，方纔來送。治喪之日，連幕外答拜也都免了，祇穿了白衣陪賓致勞而已。前番送奠金三兩，此番又減去一兩，止送二兩，封筒上竟寫「甥婿賴梓材具」，並不寫「總麻贅婿」了。梁生又悲又恨，將封兒扯得粉碎，擲還他奠金，說道：「人之負心，一至於此。」本初見梁生發話，便忿然而去。自此，再也不到梁家門上來了。看官，聽說人道假兒、假女，祇有自己父母在心上。今賴本初與房氏瑩波，原沒姓賴、姓房的眷屬和他來往，卻緣何忘了梁家？況梁家這段姻緣，本是他父母面上來的，他若想念父母，斷不忍忘了父母面上的親戚。祇為他先忘了父母，故把父母面上的親戚也都抹殺。正是：

既忘寶與梁，並無賴與房。
疑彼賢夫婦，皆出於空桑。

本初既與梁家斷絕往來，便祇在樂家館中尋趁些頭腦，為肥家之計。此時，又值寶興之歲，郡中舉報科舉，太守柳公既去任，署印的是本州司戶，樂雲夤緣了一名科舉。本初便攬唆他賄買科場關節。原來，唐朝進士及第，其權都在禮部，買關節的都要去禮部打點。一日，樂雲步到書館中，祇見時伯喜在那裏與本初附耳低言。樂雲問他說甚麼，本初便一手挽著樂雲，一手招伯喜，同到一個密室裏，對樂雲道：「方纔老時訪得個極確的科場關節在此，兄可要做？」樂雲問：「是何關節？」伯喜道：「禮部桑侍郎密遣他舅子聶二爺在此，尋覓主僱，若要買及第，這是個極確的門路。」樂雲便問本初道：「這頭腦果確否？」本初道：「那桑侍郎諱求號遠揚，蜀中綿谷人，前科曾與試過的，若果是他那裏來的關節，自然極確。」樂雲聽說大喜，便問了聶二爺的寓所，同著本初、伯喜徑去拜他。祇見那聶二爺衣冠華美，體態闊綽，一口長安鄉談。樂雲敘過寒溫，便教本初、伯喜與他密商此事，問價多少。聶二爺開口討五千兩。本初、伯喜於中再三說合，方講定三千金，約他明日到樂家立議。次日，聶二爺帶著幾個仆從到樂家來，樂雲盛席款待，立了合同議單，本初、伯喜都書了花押。樂雲將出現銀三千兩，同往一個熟識的典舖裏，兌明封貯，各執半票，俟發榜靈驗時，合票來取。議得停當，聶二爺方把關節暗號密授樂雲，又說道：「我今差人星夜到京，知會家姊丈桑侍郎也。」言罷，自回寓所去了。

樂雲議定了這件事，祇道一個及第進士穩穩在那裏了，心中歡喜，回家與本初、伯喜歡呼暢飲，一連飲了兩日。到第二日，飲至二更以後，忽見管門的家人，拿著一封柬帖來稟道：「方纔有人在門外呼喚，說有甚書札送到。小人連忙去開門，那人已從門縫裏塞了一封柬帖進來，比自去了，正不知是誰家的。」樂雲道：「半夜三更，如何有人來遞書？」一頭說，一頭接那柬帖來看，卻封得牢牢的，封面上寫道：「樂大相公親啟。」伯喜笑道：「那下書人好粗魯，這時候來遞的書，自然有甚緊要事立候回書的了，如何門也不等開，便匆匆而去？待他明日來討回書時，偏要教他多等一等。」家人道：「小人方纔問他即要討回書的。他說不消了。」本初道：「卻又作怪，既不消討回書，定是沒要緊的書札，為何半夜三更來投遞？」樂雲道：「待我拆看便知端的。」隨即扯開封兒。看時，那裏是甚書札，原來是個不出名的沒頭帖，上寫著二十個字道：

關節買得好，被人知道了。
拿住三耳人，這場禍不小。

樂雲看了，大驚失色，忙遞與本初、伯喜看，二人都失驚道：「這那裏說起？」樂雲問家人道：「你曾見那下書的是怎麼樣一個人？」家人道：「小人在門縫裏接了他的書，忙開門去看，黑暗裏已不知他往那裏去了，卻不曾認得是誰。」樂雲叱退家人，與本初、伯喜商議道：「此事怎處？」伯喜道：「此必大官人有甚冤家打聽著了這消息，在那裏作祟。」本初便問樂雲道：「兄可猜想得出這冤家是何人？」樂雲道：「我平日為田房交易上常與人鬥氣，有口面的人也多，知道是那一個？」伯喜道：「我們前日作事原不密，家中喫酒立議，又到典舖中去兌銀，這般做作，怎不被人知覺了？」本初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不必追究，祇是如今既被人知覺，倘或便出首起來，卻怎生是好？」伯喜道：「幸喜他還祇在門縫裏塞這柬帖進來，若竟把來貼在通衢，一辯了不得。」樂雲被他兩個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十分害怕，心頭突突的跳，走來走去沒做道理處。本初沉吟了半晌，說道：「所議之事做不成了，不如速速解了議

罷。」伯喜道：「祇可惜一個及第進士已得而復失。」本初道：「你不曉得既有冤家作祟，便中了出來，也少不得要弄出是非的。」樂雲點頭道：「還是解議為上策。」當晚一夜無寐。

次日清晨，樂雲袖了原議單，並這沒頭帖，同著本初、伯喜急到聶二爺寓所，把上項事備細說知，取出沒頭帖與他看了，告以欲解議之意。聶二爺聽說，勃然變色道：「公等作事竟如兒戲！前既議定，我已差人星夜知會家姊丈去了，如何解得？」本初道：「解議之說，原非得已，奈事既泄漏，恐彼此不便，還望俯從為妙。」聶二爺道：「他自被冤家察訪了消息去，須不幹我事，難道我三耳人真個怕人拿住麼？」伯喜道：「二爺自然不怕別人，但樂相公是極小心的，他既見了這沒頭帖，怎肯舍著身家去做事？」聶二爺大怒道：「我那知你們這沒頭帖是假是真？你們前日哄我立了議，把關節暗號都傳授了去，今日卻捏造飛語，要來解議，這不是明明捉弄我？祇怕我便被你們捉弄了，明日家姊丈知道，決不和你們幹休哩！」本初見聶二爺發怒，便拉樂雲過一邊，密語道：「看這光景，不是肯白白解議的了，須要認還他幾兩銀子。」伯喜也走過來說道：「沒酒沒漿難做道場，須再請他喫杯酒，方好勸他。」本初道：「若請他到家去，又恐張揚被人知覺，不如邀他到酒館中坐坐罷。」樂雲此時沒奈何，祇得聽憑二人主張。本初便對聶二爺說道：「臺翁不必著惱，我們要解議，自然還你個解議的法兒，此間不是說話處，可同到酒館中去喫三杯，了說前日的合同原議，乞即帶去，少停，議妥了，就要銷繳的。」聶二爺還不肯去，本初、伯喜再三拉著他走，聶二爺方取了議單，隨著三人到一個酒館中，揀個僻靜閣兒裏坐定，喚酒保打兩個酒，擺些現成餚饌，鋪下鍾箸，一頭喫酒，一頭講貫。聶二爺開口要照依原議三千金都認還。本初、伯喜說上說下的說了一回，方議定認還一半，送銀一千五百兩。

[返回 >> 合錦回文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